

死亡晚餐 派对

真实医学探案故事集

[美] 乔纳森·埃德罗 著

江孟蓉 译

The Deadly
Dinner Party

And Other Medical
Detective Stories

48

新知
文库

死亡晚餐 派对

真实医学探案故事集

[美] 乔纳森·埃德罗 著

江孟蓉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晚餐派对：真实医学探案故事集 / (美) 埃德罗著；
江孟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0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4999-5

I. ①死… II. ①埃… ②江… III. ①医学—普及读物
IV. ①R-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3352 号

特约编辑 闫春伶

责任编辑 徐国强

装帧设计 康健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3-063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1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4.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出版说明

在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出版史上，介绍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图书曾占有很大比重。熟悉三联的读者也都会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曾以“新知文库”的名义，出版过一批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图书。今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20周年，我们再次推出“新知文库”，正是为了接续这一传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的必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新知文库”拟选编一些介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知识及其如何被发现和传播的图书，陆续出版。希望读者能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6年3月

我有幸找到了我生命中的挚爱——帕梅拉（Pamela）。

她鼓励我进行写作，因为她知道我热衷于此。

她认真加工了我的稿件，使之清晰可读。

当交稿期限临近时，她不断地鼓励我——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更重要的是，她每天让我警醒，让我平和，让我充满希望。

目 录

序 曲	1
第一部分 当人类遇上病原体	7
故事一 死亡晚餐派对	9
故事二 玛丽所到之处	24
故事三 婴儿与洗澡水	39
故事四 都是海绵惹的祸	50
故事五 误食禁果	61
第二部分 外在环境的考验	75
故事六 来自新泽西的两只蜚虫	77
故事七 一个密闭空间的案例	90
故事八 周一早晨热	103
故事九 瞳孔放大的男孩	117
第三部分 内在环境的变异	129
故事十 生日聚餐后的猩红热	131
故事十一 过热的蜜月	143
故事十二 燕麦有罪?	156
故事十三 不健康的健康食品	167
故事十四 小路易莎的头痛	180
故事十五 好东西太多了	192
参考案例	205

序 曲

当我还是青少年时，母亲给了我一本伯顿·鲁埃什（Berton Roueché）写的《医学神探》（*The Medical Detectives*）。这些故事之前刊登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不定期专栏“医学记录”（*Annals of Medicine*）上。那时候我连《纽约客》都没听过，也没有特别想当医生。但我确实记得自己贪婪地读着这一篇篇故事，而且在每个故事结束时都十分伤感，读完整本书，更加伤感了。

该书收录了真实的医学案例——一群患了诡异症状的病人、不常见的疾病不同寻常地爆发，还有大规模的传染病。贯穿其中的线索就是诊断，但绝非寻常的诊断。在每个案例中，要找到解决的办法都很棘手，不是简单做个X光检查或验血就能做出终结诊断，而是医生必须扮演神探的角色。有些医生或流行病学家必须深入探究背后的事实，找出所有蛛丝马迹，把完整的图拼出来。这些故事中，我所读的第一篇是《十一个蓝人》（“Eleven Blue Men”）。结果，我并不是唯一对此故事着迷的人——经典美剧《豪斯医生》（*House*）便以此作为电视的首播剧集。

我在青少年时读的另一本书是《福尔摩斯全集》（*Complete Stories of Sherlock Holmes*），这些探案故事给我同样的影响，总是让我揣测，哪些事实会变成破案线索，哪些则是烟幕弹。我是如此深爱这些故事

与短篇小说，到了大学，我还重读了《福尔摩斯全集》。

这两套故事集的吸引力在于它们的篇幅——不太长也不太短。长大后，我的专注时间比不上青少年时期，我喜欢一口气读完这些故事。它们第二个共同点是任何侦探故事都会具备的简单魅力法则：理解“侦探小说”，并且尾随（至少是回顾）主角（不管是流行病学家或福尔摩斯）解出拼图。最后，这些迷你探案都拥有好故事的重要元素——情节、角色与布局。写作风格是将读者置于查案的过程当中，就像福尔摩斯的伙伴华生一样。

每个医生及流行病学家一部分的工作，就是解开谜团。许多案例并不是那么具有挑战性。病人因为吃了没熟的汉堡发烧或便血来就诊，医生验了粪便，培养出大肠杆菌——结案。或者，病人铲了厚重的湿雪，引发胸痛，来到急诊室，心电图显示心脏病发。6月时节，有位病人因为轻微发烧，被蜱虫咬过的腹部不寻常地起了大片红疹，这不需要福尔摩斯就可以诊断出是莱姆症（Lyme disease）。

但有时候，病人所呈现的问题太具挑战性的了。线索导向死胡同——X光检查、验血与电脑断层扫描都显示正常，或者有时候他们做了推论诊断，但治疗方法却不见效。在这种状况下，医生便成了神探，诊断也可能如同找罪犯般难以理解。线索难寻，有时候是隐藏在开放的空间，就像爱伦·坡的《失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一样。有时候医生也会招来当地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家前来解决问题。在某些状况下，如果爆发规模超越当地资源所能应对，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流行病情报服务部门（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就会被邀请介入。这个单位在1950年由亚历山大·兰米尔（Alexander Langmuir）博士设立，当时他开始训练一批年轻的医生作为国家的医学神探。

在这个单位服务的年轻男女，一经通知，马上拿起预先打包好的手提箱，对全美各地爆发的疾病或流行病做出回应。他们因兰米尔博

士所谓的“田野调查流行病学”(shoeleather epidemiology)而闻名。他们用老派的方式厘清案例,就像任何精彩的案例中的侦探一般,敲一扇扇的门,询问证人,提出假说,然后加以检验。

有了这样的概念,成年后,我开始搜集自己的医学案例,很幸运,《波士顿》(*Boston*)杂志与《仕女家居》(*Ladies' Home Journal*)杂志刊登了部分案例。我感谢所有花时间与我分享这些故事的人。

人们必然从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但即使我们身处食物链的顶端,并不表示我们对世界或环境能够掌控。弗里德里希·尼采说得好:“人类绝非宇宙之王,每种生物在完美的层次上皆等量齐观。”事实上,我们与无数的物种共同使用这个地球,每个物种在生态上皆有其适当的位置。

人类因为某种病毒或细菌而生病,只是相同环境下竞争者间的相互作用,每个生物都在创造并实现其生态宿命。本书中的许多故事,可以归类为“当人类遇上病原体”。在《死亡晚餐派对》中,一种恶名昭彰的病菌耀武扬威,让一场郊区的晚宴以灾难告终,而且几乎夺走主人的性命。这个案例显示了微生物能造成多大的震撼,并非直接攻击人类,而是通过精心制造的毒素。这样的故事为人类与地球上的共存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非常独特的课题。

《玛丽所到之处》显示了我们与另一种细菌的搏斗,人类成为其天然宿主,它也就这样搭上人类的便车。这不仅是一个在卡茨基尔(Catskill)地区爆发的有趣疫情,也是有关几世纪以来对人类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种疾病。《婴儿与洗澡水》也是感染的另一个案例,更是绝顶精彩的侦探故事。它展现了流行病学家的思维,以及田野调查流行病学(不提直觉与偶然的运气)在解开谜团时所扮演的角色。

《都是海绵惹的祸》则是人类活动中最平凡的个人卫生可能导致麻烦问题的典型范例。我们的小宇宙成为细菌的大宇宙,我们体表的几平方英尺就是它们的全部宇宙。第一部分的结尾是《误食禁果》,

它不仅描绘了细菌与人类的关系，还展现了其他动物、微生物与人类之间复杂的互动，这种互动有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最后的这个案例说明了我们周围世界的重要性。我们与无生物环境的关系，竟是导致疾病的另一个类别。身为此类作品的粉丝，应该会知道下一篇故事的标题《来自新泽西的两只蜚虫》是向伯顿·鲁埃什表达敬意，他的《来自新泽西的猪》写的是有关吃进未煮熟猪肉而感染旋毛虫病的故事，这篇故事收录在原版故事集中。在蜚虫的故事中，我们再度见证了自己在与其他生物共享的地球上的生命纵横交错。蜚虫已经成为许多疾病的带菌者，多半是具有感染性的。在这个故事中，两个小女孩的生命差点交待。

我们生活中的一大部分是工作，而工作有时候可能是危险的。在《一个密闭空间的案例》中，一位年轻的主管被诊断出罹患肺癌。奇怪的是，他的肿瘤似乎会消长，而他也一副健康的模样。他的医生像侦探般解开了让其他医生疑惑的谜团。《周一早晨热》显示，生产流程对于一家新英格兰纺织厂的小型疫情的解决，扮演多么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个故事是医生见“树”而传染病学家见“林”的典型范例。有时候，研究一组案例中的群体，可以协助建立个别患者的诊断。

但是我们即使足不出户，周遭的环境也可能受到入侵；因为它无所不在。在《瞳孔放大的男孩》中，我们看到一名十岁男孩如何成为受害者，以及急诊室医生的第六感如何提醒自己，破案关键的不寻常问题。

我们也要记得，所谓“环境”有两种——内在与外在。知名的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于1965年首先引进“内在环境”（internal milieu）一词，他写道，内在环境（在这个案例中指的是细胞内部）必须维持在特定的参数内，细胞才能存活。不管我们指的是个别的细胞或个别的生物，这个原则不变。内在与外在环境的互动，则是人类疾病的另一个领域。

在《生日聚餐后的猩红热》中（这一次要向柯南·道尔的同名故事致意），一位机灵的传染病专科医师参加医学会议时，怀疑在雅典的新罕布什尔旅馆发生的疾病原因不寻常：传染病学者的直觉在破案时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另一个故事《过热的蜜月》中，病人的弟弟（当时是医学院学生）协助解开姐姐吃得像足球选手那么多却不发胖的谜团。这是内在环境陷入混乱的典型例子。

在这个食物令人上瘾、水果漂亮、作物经基因改造以及速食充斥的时代，吃得健康已经变成某些人摆脱不了的思维。在《燕麦有罪？》中，康涅狄格州一位广告公司退休的高级主管开始了健康的饮食，并遵循畅销饮食书的建议，却差点送了命。《不健康的健康食品》呈现了类似的主题。一位被怀疑罹患癌症的郊区家庭主妇，经过无数侵入性的检查与手术，证明诊断有误。一位有的是时间的医学院学生发现，问题不是癌症，讽刺的是，在于她使用了让自己感觉更健康的产品。

在《小路易莎的头痛》中，一位小女孩吃了祖母出于好意所给的健康食品，差点失去了视力。补品所含物质在特定剂量时是有好处的，然而不同的剂量则成为毒药。最后，在《好东西太多了》中，波士顿地区的小孩因为孩童时期的惯例而生病。当该地区的成人也发病时，医生才在当地的会议中将这些拼图区块拼凑起来。

导致疾病的三方面，绝不是简单的可以分开的，它们经常重叠。我们的世界是个复杂的地方；人类与环境（不论内外在）的互动以及病原体本身都同样复杂。从这些故事学到的经验教训，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有时显得脆弱的关系。我希望，读者也能从这些故事的教育与娱乐价值中受益。

第一部分

当人类遇上病原体

故事一

死亡晚餐派对

四十三岁的帕姆·斯托吉斯 (Pam Stogess) 回想起来，这次聚会是因为一个临时决定才开始的；帕姆是邻近卡茨基尔州立公园 (Catskill State Park) 与哈得孙河 (Hudson River) 的纽约州金斯顿市议员。“丈夫、女儿跟我正准备出去吃墨西哥菜。我邀请朋友史蒂夫·吉尔森 (Steve Gelson) 加入我们，他反而邀请我们到他家用餐。史蒂夫是个杰出的大厨，前一天晚上才办了场晚宴，因此还剩下许多食物。他说：‘不是什么正式晚宴，别太盛装，只管过来。’丈夫与女儿还是去吃墨西哥菜了，我则去了史蒂夫的家。这完全是临时起意。”

另外五位宾客 (故事中的人物全是化名) 于 1989 年 2 月 19 日星期天参加了这场晚宴：他们是史蒂夫任职的广告公司的合伙人迈尔斯·沃尔什 (Miles Walsh)，当地高中副校长阿瑟·兰德里 (Arthur Landry)，他的妻子芭芭拉·兰德里 (Barbara Landry)，他们是家族旅行社的共同经营者，他们十三岁的女儿贾妮，还有贾妮的朋友萨拉——也是十三岁。食物包括自制奶酪球、沙拉、腊肠佐沙锅意大利面、酸酸甜甜的肉丸、大蒜面包还有酒，餐后是咖啡与自制乳脂软糖蛋糕。

这样的菜单在许多方面看来都令人难忘。“我把剩下的意大利面

整理一下，并用圆面饼片做成大蒜面包。”吉尔森回忆道，“那是个轻松的夜晚，我们谈了很多政治上的事情。帕姆和我都是活跃的共和党人，而身为民主党人的阿瑟，才刚被告知即将赴城市委员会就任。”

“那是非正式的聚会。”帕姆说，“史蒂夫就在厨房的灶台上准备餐点，而大人都在那儿用餐，女孩们则端着盘子到客厅看电视。我们聊得很开心，但因为第二天还要上课，不到十点，我们就喝完咖啡，结束了这场晚宴。”

到了星期二早上，帕姆觉得有些不对劲。“我在厨房里忙，我抬头看东西时，发现眼睛怪怪的。我想，可能是把隐形眼镜戴反了，于是回到浴室清洗了一下并检查一番，再戴回去。但还是不对劲。仿佛我是斜眼看着自己的鼻子。我以为自己感冒了。”

“我打电话到史蒂夫的办公室，因为我们都在阿尔斯特郡（Ulster County）的基督教青年会担任理事，中午要开会。他的秘书告诉我，他生病在家，当我打电话给他时，他连话都讲不清楚了，还说自己觉得反胃。他说他没办法参加会议。我说晚餐时再跟他聊，让我知道他需要什么，我会带过去给他。”

“那天晚上，”帕姆继续说，“我的眼睛状况更糟了，口齿也开始含糊不清。我还记得我说不出口，要相当费力才能把话说出口。当晚，我再度致电史蒂夫，而他也几乎没办法说话。然后我才发觉，史蒂夫跟我都被同样的病菌盯上了。”

至此，帕姆还没有感到太惊慌，也还没对自己的健康感到不安。她以为自己遭到病毒感染，终究会痊愈。

“星期三早晨，我准备开车出去办事，但当我把车子开出车道，却觉得街道太狭窄，只好请丈夫开车送我。当我去签支票时，居然找不到正确的签名处；我想拿几支牙签却频频掉落。很奇怪！我的感官出现了问题，这让我对残障人士如何应对这个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

到了星期四早上，帕姆觉得非常虚弱，“几乎没法子走路，我的双腿虚软无力。到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紧张，而我一向不是紧张的人。丈夫和我经营殡仪馆，所以我并不害怕死亡。我记得告诉丈夫：‘我觉得自己中风了。’”帕姆回想，“我觉得自己中毒了，失去了触感。我打电话到史蒂夫家，没人接电话。我打给他的秘书，她告诉我，他已经住进了金斯顿医院。那时我才惊觉：‘天啊！或许别人也有这种状况。’我于是打到阿瑟·兰德里家。”

“贾妮接起电话，并且说爸爸没法接电话，他病了，而且说不出话。不过，贾妮和芭芭拉没事。此刻，我已经有吞咽、咀嚼甚至移动舌头的困难。我打电话给史蒂夫的医生毛切里（Mauceri），告诉他阿瑟跟我的状况。他要我们到金斯顿医院急诊室接受检查，史蒂夫正在那里接受评估。”

毛切里医师已经到史蒂夫家出诊两次了。毛切里不仅是吉尔森的医生，也是朋友；事实上，他也是周六晚上第一场晚宴的受邀宾客。他星期三到史蒂夫家，感到有些忧心，到了星期四下午两点，便直接将吉尔森送到了医院。“我记得他拿了我的手机，打给神经科专科医生皮卡德医师。”史蒂夫说，“他说：‘我有个病人，希望你今天帮他看一下。我担心他有吉兰—巴雷综合征（Guillain-Barré Syndrome）*。’”

那天下午四点钟，神经科医师伦纳德·皮卡德（Leonard Pickard）在急诊室为史蒂夫·吉尔森做了评估。皮卡德这时候还不知道阿瑟跟帕姆也发病了。等他帮史蒂夫做完检查，他感到既困惑又担忧。他推断有两种可能——重症肌无力以及吉兰—巴雷综合征，而这两种都是可能致命的神经系统失调。“但是史蒂夫的症状又不太吻合这两种诊断。”皮卡德回忆道，“毛切里医师还跟我讨论到另一种可能性。”

* 人体免疫系统攻击部分外周围神经系统的一种疾病。该疾病的首发症状包括：不同程度的虚弱或腿部的麻刺感。虚弱和异常感常扩散到上臂和上半身。